

春兰之殇

在汉语中,跟“草”有关的词,大抵带有“平常、微小、不值钱、无关紧要”之类的含义,如草民、草率、草草了事、草菅人命、弃之如草芥等。有一种兰花,俗称“草兰”,固然可能是因其叶如草,但更大的原因,是因为它曾经是一种很常见的兰花。

是的,“曾经”,这个词没有用错。

这就是春兰,大家最熟悉的一种兰花。多年前,春兰确实是山里最常见的兰科植物,然而很不幸,如今快成了濒危物种。

今年4月3日上午,我兴冲冲带着家人走进四明山的一个山谷。然而,原本长着好几丛春兰的地方,竟然全是挖开没多久的黄土,所有植株不翼而飞。我瞬间呆住了,心痛得眼泪差点夺眶而出。 张海华

春兰如美人

“春兰如美人,不采羞自献。时间风露香,蓬艾深不见。”(苏轼《题杨次公春兰》)读东坡先生的这几句诗,仿佛觉得,春兰像是一位生于山野的小家碧玉,清丽脱俗,娇羞动人。

春兰,叶子细长碧绿,质地较硬,微挺如剑;早春二三月,大地萧索,美丽素雅的花朵便悄然绽放,在林下散发出阵阵幽香,沁人心脾。

早年,我只在各种兰展上见过包括春兰在内的各类“国兰”——基本上都是人工培植的园艺品种,而从未见过野生兰。从那时起,我就对野生兰花怀有一种神秘感。近几年,我的业余时间主要用于拍摄本地野花,也曾山间寻寻觅觅,但始终无缘一睹春兰。直到2015年2月,热心的邬坤乾老师帮我联系上了比较熟悉野生兰花的老胡,于是三人相约一起去拍春兰。

老胡告诉我们,现在春兰越来越少,如果一定要拍,

得到宁海深山中去。于是,我们一路翻山越岭,驶过云雾弥漫的望海岗附近再下山,来到一处峡谷。老胡说,停车吧,去左边山上的竹林里找找。

山坡很陡,我们手足并用,慢慢往上爬,仔细寻找。没多久,老胡就发现了几丛,可惜它们的花朵竟然全被什么动物吃掉了。老胡说,是野兽闻到花香而过来吃的。我很吃惊,追问会是什么野兽,他说估计是野兔、獐之类。对此说法,我至今仍半信半疑。

找了很久,总算找到两丛有花的。地形太陡,非常难拍,我几乎都是趴那里拍的。邬老师不小心把一块挺大的石头踹了下去,我们惊恐地看着它快速滚下山,最后“砰”的一声巨响砸在山路上。幸好这地方少有行人,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

趴着拍了两个小时,腰酸背疼,我却仍觉得不满意。花很秀气,我却懊恼自己没有本事用镜头表达出这种美,尤其是这种淡雅、婉约、幽深的意境。

无人亦自芳

为拍春兰跑到宁海深山,开车来回得四个多小时。后来我一直留意在离宁波市市区较近的四明山寻找,也曾找到一些,但遗憾的是,等花期再去,发现那几丛竟都没有开花。

今年春节,我在温州过年,忽然接到孙小美的电话,她兴奋地告诉我,她刚刚在四明山的一个小山谷里偶然发现了一个春兰分布群落,起码有十几丛,而且大多数是有花苞的!

这真是个振奋人心的消息。我马上问明了地点,回到宁波的次日下午,就立即去找。很开心,车程不用一个小时。独自进入那个隐秘的山谷,拨开茂密的野草与灌木,走到一个不断滴水的小悬崖下面。崖下有一条微型溪流,由于在冬季枯水期,水流很小。

春兰的群落就分布在这条小溪沟两侧五六米内。这地方处于谷底,只有在下午的三四个小时内,阳光能穿过疏枝的空隙照在春兰上。不禁佩服春兰生长的智慧:要湿润,但不能太阴湿;要阳光,但不能太强烈。这谷底的小小一角,难道不是最好的选择吗?

只见春兰的花苞外面包裹着或淡绿或浅褐的薄衣,就像竹子根部的尖尖嫩笋,悄然冒出地面;亦如

婴儿一般,紧紧依偎着绿叶妈妈的脚跟。估计要到2月下旬开花吧,我想,于是悄然退出了山谷。眼看时间还早,索性又沿着附近的古道随便走走。让我惊喜的是,竟然在路旁又发现一丛春兰,它从垫路石的缝里钻出来,也有一个花苞。

此后,每隔几天,就会抽空去那里看春兰。眼看着花苞越来越饱满,终于,绿色的花瓣一点点撑破了外层的薄衣。稍稍令人意外的是,今年花期比较晚,直到3月4日,才看到第一朵春兰刚刚绽放,缕缕幽香让人陶醉。趴下身来,静静观赏、拍摄,早春午后的阳光在兰叶间跳跃,那种感觉实在美好。

北宋著名诗僧惠洪《早春》诗曰:“山中春尚浅,风物雨烟光。涧草殷勤绿,岩花造次香。浮根争附络,细叶正商量。好在幽兰径,无人亦自芳。”

幽兰非俗物,无人而自芳,多好!

几天后再去,先走古道,忽见有春兰的地方堆了好多黄泥,显然有人在那里开挖过。拨开泥土,那丛春兰果然不见了,好不痛惜!赶紧回头,一路小跑来到山谷,还好还好,那里的春兰群落安然无恙,一株不少,而且多数已经开花了。心想路边那株遭遇不幸,估计是被挖路的人偶然发现才挖走的。

生世本幽谷,岂愿为世娱

4月3日,正值清明假期的第二天,和岳父母、妻子一起去扫墓,回程时看时间还早,临时决定去那个山谷瞧瞧,万万没想到竟会看到春兰遭遇灭顶之灾的场景。

前几年买了一本专业书籍《浙江野花300种精选图谱》,书中说,春兰的野生资源已接近枯竭。野生春兰之所以迅速减少,跟人为采挖有很大关系。

我国的兰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,采兰种植的历史至少已有一千多年。不过,学界早有共识,即在唐、五代以前,所谓“兰”是指佩兰之类具有芳香的植物,当时亦称兰草、香草。北宋以后,“兰”的含义才跟现在所说的“国兰”(春兰、墨兰、蕙兰、建兰等)一致,而且以其清雅、幽香、独立的品性深受文人喜爱,种兰、咏兰、画兰均成为风气——如北宋苏辙《种兰》一诗的前四句:“兰生幽谷无人识,客种东轩遗我香。知有清芬能解秽,更邻细叶巧凌霄。”后来,山野村夫也以兰为高雅,进山遇兰,便会顺手挖来自种。

古代社会的森林资源毕竟极为丰

富,普通人挖几棵兰花回去种种,并不会对野生资源造成很大影响。而随着近现代工业文明的急剧膨胀,森林资源破坏严重,而且人为的商业化采兰也有愈演愈烈之势。君不见,如今只要在电子商务网站上随便一搜,就可看到有很多人在公然出售“下山兰”与“下山石斛”(所谓“下山”,即指刚从山上挖来的新鲜野生兰花)等兰科植物。因此,近年来,无论是用于观赏的国兰,还是所谓具有“神奇药效”的兰花,其野生资源均遭到了疯狂破坏,众多兰科植物处在濒危的边缘,也有好多种已接近“野外灭绝”状态。

在这种生态窘境下,重品南宋诗人陆游的《兰》,真是“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”:

南岩路最近,饭已时散策。

香来知有兰,遽求乃弗获。

生世本幽谷,岂愿为世娱。

无心托阶庭,当门任君锄。

诗意很简单,陆游是在托兰自咏,寄托不迎合流俗的清高之志。但在我看来,此诗后四句又何尝不是兰花本身的伤心愤怒之声?空谷幽兰,无人自芳,岂愿屈身于花盆,为人所娱?



大山雀
的博物旅行